



記 書 委 具

史 超  
黃 宗 江 著  
鄭 洪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县委书记

史超  
黄宗江  
郑拱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8·北京

县 委 书 记

史 超  
黄 宗 江 著  
郑 洪

\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翠舍殿寺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

北京财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\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 $\frac{1}{36}$  · 印张  $1\frac{5}{9}$  · 字数45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530册 定价: 0.16元

统一书号: 16061·113

## 内 容 說 明

本書以豪迈、壯闊的筆調，描寫了某山區農民在黨的領導下以無比沖天干劲修建水渠、搞豐產田、找礦、煉鐵、改進工具……的動人故事。書中還較生動地刻劃了始終走在群眾前面領導生產的縣委書記，敢想、敢干的社長以及一些具有新思想的農民群眾。劇作者通過對於這樣一個充滿新氣息地區的動人描繪，使我們看到了我國廣大農村當前正在飛躍變化的一些情況。

字幕：  
“今天的故事……”

## 第 一 章

黎明前。連綿不断的山，一弯晶亮的河水，傍山流着。

画外音：“1957年的冬天，就是山野間的河水，在深夜里，也不甘心冷冷清清地流着。……”

車水的号子在隱約地起伏着，河水被一部接一部的水車帶上高处，一十八部水車纏連着象一条出云吐水的巨龙，水順着渠道向前流去。

田野伸展。人們挑着水桶在迷蒙的朝霞里来来往往，象是迅速浮动的影子。

水一飄飄倒在干裂的土地上，很快地被吸干了。

### 二

村头。民兵队队长张小虎——一个精壮俐索的青年，身上背着一支步枪，他解开拴在树上的毛驢，迅速向村里拉去。

村里，一个穿着旧軍衣棉袄，癩着腿、拄着单拐的人，十分敏捷地走出来，他是复員軍人、光荣农业合作社（三社）社长何壮志。

张小虎迎上去；把何壮志扶上了驢，他朝小毛驢屁股上狠劲地打了一槌，毛驢猛跑起来。

何壮志横着拐，骑着驢跑过田边小路，驢鈴冲破夜的寂靜，担

水的人都扭过头来看，向何壮志亲热的招呼着。

驴蹄得得地在县城的石板道上走着。

县城之夜也不冷清。木匠铺里，在清油灯下一个光头的人在精心地修水车，隔壁的自行车行的门口有两个小学徒，借着灯亮安装一架改良手推车的轮子。斜对门的屋里，猛然冒出的火焰叫人吓了一跳，火光照亮了铁匠半裸的身躯。他一锤锤地击在铁砧上。砧旁摆着一堆铁轮，铁匠的老婆坐在台阶外的小板凳上拉着风箱，手在动着，人却在打瞌睡，怀里还抱着喂奶的孩子。驴铃惊了她一跳，孩子哇地哭了，王大嫂噢噢地哄起来，手还在拉着风箱。

何壮志骑着毛驴越过。

### 三

毛驴停在中共青龙县县委大门外。

何壮志下了驴，刚把驴拴好，忽地发现门外一侧放着一个庞大的黑东西，走近一看，是一架崭新的锅驼抽水机，他不由得伸出手去，象抚摸自己的小孩一样，轻轻地在那抽水机冰凉的钢铁上抚摸着，嘴里发出“嗤嗤”赞赏的声音。

他一面欣赏，一面围着锅驼机转，他觉得脚踏在一个什么软东西上，正想移步，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，痛苦地叫了起来，他急忙闪开。这时从锅驼机下鑽出一个女孩子，她跳起来，走到他的面前，不住地摇动手指：

“你没长眼睛……”女孩子名叫郑铁妞，不满二十岁，瘦长脸，一对聪明、热情的眼睛，梳着一条大辫子，她刚想奚落对方几句但认出了是何壮志，马上改口：“是壮志叔！”

“哦！铁妞！天不亮，你来这干啥？”

“你来干啥？”铁妞反问。

“找周书记。”

“要抽水机？”

“不！——我看你是来要这大机器的吧？”

郑铁妞噗味一笑，跑进了县委会的大门，何壮志也跟着一瘸一拐地走进去。

夜间。县委会几处窗户透出的灯光，在黑地里显得格外明亮温暖。

何壮志扣动一个拉着帘子的窗户，喊了声“周書記！”

邻室的門却开了，一个留着平头，神情有些疲倦的中年人匆忙地探出头来，他是县委副书记，又是县长。

“誰？”梁副書記問。

“我！梁副書記！”

“老何啊！”梁副書記走出来，声音压得极低，生怕被人听见似地说：“周書記四夜沒睡了……”

說着，他們走进剛才梁副書記出来的那間房子，屋里坐满了人，一見何壮志都呲牙咧嘴地笑了。

何壮志莫名其妙地問：“哟，开会？”

梁副書記解釋說：“不是！”

有人好意地打趣說：“你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啊！”

另一个用俏皮的語調說：“县委照顧复員軍人么！”

何壮志不明白地看着他們。

这时，坐在人群中悶悶不乐的乔社长說話了，他四十多岁，臉有些虛肿，胡子头发蓄得老长，好久沒有剃过了。

“別裝傻了，我們听說县里运来一部鍋駝抽水机，連夜赶来了，磨了一夜嘴皮了。梁县长說，”他故意提高声音：“‘撥給你——何壮志社了！’”

何壮志不敢相信，連声說：“別开玩笑！別开玩笑！”

有人用手指戳着他的头，笑起来。

何壮志看着梁副書記，梁副書記微笑着点头。何壮志兴奋极了，霍地站起来，說：“我叫人来抬！”架起单拐就要走。

“老何，別忙，既是大家都早来了，咱們趁机会研究研究增产的事。抽水机归你們了，別的社也抬不去。”梁副書記說。

县委会外，黑影綽綽，約有七八十人把鍋駝抽水机抬起来沿着街道走掉了。

屋里在热烈地討論增产的問題。

“我們社呀，比去年增个二成，就不算少了。”乔社长說着打了一个哈欠。

“别的县提出跨黄河、渡长江，我們不能学老鼈爬。”郑鉄妞嚷着說，从角落里站了起来。

“你不学老鼈爬，得有水呀！你不看，盼初一，盼十五，来了一架抽水机……”乔社长把下巴朝何壮志一撇，就沒說下去了。

“你們社不修水利？”梁副書記插了一句，質問地說，这时电话鈴响，他到走廊里接电话。

乔社长繼續說：“修大的，沒錢，沒人；修小的，太阳一晒干啦！”

郑鉄妞不紧不慢地說：“大的修不起，小的不用修，那你把农业发展綱要可以放在枕头底下——”她把話切住。

有人問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睡覺唄！”

一陣哄笑。

梁副書記急对大家摆手，指着隔壁：“輕点！輕点！他四夜沒睡了！”說着他自己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

乔社长接了話岔：“人不睡覺还是不行的！我的好社长，你們本事大，白天黑夜不瞏眼，那就一人頂倆，一个社頂两个社，那你又何必上个月死勁跟八社并社呢？”乔社长狡黠地眯着一只眼，象打了个胜仗似的。

“并社有什么不好？人多好办事！”郑鉄妞泰然地說。

“人多好办事，想必要比我們多增产个四、五、六、七成了！”乔社长說，口气里含着傲慢与諷刺的味道。



“八成！”

“八成？”乔社长把头一扭：“說大話，又不犯死罪！”

“八成行啊！那行啊！”何壮志說。

郑鉄妞馬上走过来，問：“你們多少？”

“我們要比去年翻一番，——麦子五百五，稻子一千出头。”

大家惊奇地看着何壮志，梁副書記停止了批閱手里的报告，不住地震着眼思索。

有人笑着說：“是連根一起过称吧？”

乔社长嘲弄地說：“是連土一块称！”

“老何！可不能胡表决心，你們灌田都要十八部水車翻山引水。”梁副書記看着何壮志。

“副書記，是我們社委会討論决定的。”

梁副書記想寓批評于表揚：“你們三社的决心一向是强的，所以我把各社长都找来，參觀一下你們的十八部連环水車，就在那儿开个現場會議……”

何壮志說：“我們那十八部水車倒没什么可參觀的，那是沒办法的办法，我們社还有个計劃，倒希望大家參謀參謀，鬧成了还能翻一番。”

“还翻？”乔社长的眼白都露出来了。

“什么計劃？”一些人热情关心地問。

何壮志躊躇，欲語又止。

郑鉄妞急不可待地說：“你說么，叫我們也学习学习。”

梁副書記說：“鉄妞，說話輕点！”他指着隔壁。

何壮志咳嗽了一声，终于开口了：“我們想环着山腰，修条渠，把青龙山的瀑布引下来灌田。”

有人連声称贊：“好主意！好主意！”

“只是我們人力不够，想請別的社幫幫忙……”何壮志把后面几个字說的非常輕，并用眼看梁副書記。

乔社长的嗓門也大了：“嘿！你要拿別社的人給你翻一番翻两

番的！那算你翻的我翻的？”

“老何啊！好事讓你想尽了！”坐在何壮志旁边的人扳着何壮志的头，搖着，开玩笑地说。

郑鉄妞说：“那有什么好事坏事的，一个社有困难，别的社帮帮忙也沒啥。”

“对，对。”有人贊助。

有人说：“我們倒想帮，可是我們自己还沒人修水利呢！”

乔社长又发了話：“行啊，我們帮你們——”他故弄玄虛地頓了一下说：“你們把鍋駝机給我們！”

电话鈴响了，梁副書記拿起話筒。

“喂……周書記在睡觉………啊？”梁副書記面露喜色：“哦，好，好！什么？……两个！”

人們不約而同地将梁副書記围起来。

“两个，可該有我們一个了吧！”乔社长精神抖擞地跳了起来搶先說。

“你問周書記願意不願意給你。”梁副書記笑着說，“周書記的爱人生了个双胞胎。”

众人笑起来。

有人说：“真是跃进！”

众笑。

“报喜去！报喜去！”

梁副書記在众人簇拥下，走出了門。

#### 四

梁副書記悄悄推开周書記的門。

“老周！老周！”

屋里靜悄悄地，沒有人回答。这时，众人看見床上是空空的，地上散乱地放了一些釘錘、鋸子、盛土的簸箕等。在靠牆角的地方有一个还没有做成的土山模型，在山梁上插了一长列小紅旗，直到

山下。桌上两旁放了几架木制的工具模型，在門口和床之間橫了一架改造的手推車。

梁副書記走向辦公桌，在案頭裝着滾珠的木匣子下，壓了張紙條。梁副書記在半明半暗的屋子裡費力的辨認着，念道：“請你帶人去三社參觀吧！我上青龍山去了。”

有人扯動掛在窗戶欄上的吊斗模型，吊斗上升。

## 五

青龍山高峰。

周書記——一個約有三十歲，臉孔黧黑、瘦小精干的人，頭上的一撮頭髮搭在額頭上，身上披着一件肘部已經爛得露出棉花的棉祆，光着腳，穿着草鞋，他攀上絕壁，腳下瀑布傾瀉，流水四散。他沿着腳下連綿不斷、崎嶇不平的山背，向遠方看去。過了一會，他叫：“技術員！”

一個青年人從山背那邊露出頭來，他叫小李。

周書記指着腳下說：“這水白流了幾千年，你看沿着山梁修一條大渠，把水一直引到平川，行不行？”

技術員驚愕地看着周書記。

“你一個勁瞧我干啥？”

“你先前不是說就修到大山寨澆這邊沖里的田么？”

“那是前幾天的想法，昨夜我又變了，能叫這股水灌灌咱們大半个縣不好么？”

“那當然好，我也早想過，也測量過……”

“你早想過，為什麼不提出來。”

“周書記，我也計算過，得五、六十萬個工，拿咱縣的勞力情況，得修兩年。那能行嗎？不冒險嗎？”

“你這個共青團員，怎麼象個小腳婆娘？能行嗎？冒險呀！你怕什麼？毛主席教導我們，要好大喜功，好人民之大，喜人民之功！”

## 六

县委会門前站着許多人，有社長們和县委会許多干部。人們走着，討論着。

“这可真怪，三更半夜这么大机器会飞啦？”

“它自己长腿跑啦？”

“你没拿，我没拿，谁拿了？真见鬼！”

从院子里，傳出一个人打电话的叫喊声，查問那个社抬走了抽水机。

梁副書記很恼火：“这太不象話！是你们那个社不哼不哈地抬去了吧！”他眼睛一扫，落在乔社长身上。

乔社长急說：“我可不敢无組織无紀律！”

梁副書記：“这么大家伙，誰也藏不起来啊！……”

傍山險道，一条崎嶇的小路，下面是悬崖，七八十个人抬着一部庞大的抽水机，吃力地緩慢地向上移动着。

人們哼着号子：“嘿約約，嘿約約……”

一唱众和：

“人一千，馬一万，  
抵不上机器一动弹！”

山梁那边周書記和技术員扛着自行車走来，和抬抽水机的打了个照面。

在旁指揮机器的干部，擦着汗迎了上来。

周書記笑着說：“嘿！梁县长到底把抽水机批给你们十八社了！”

十八社的社干很得意：“我們一张口，梁县长就点了头。社里的小伙子想机器比想媳妇还厉害，連夜就往回抬！”

周書記走近机器，問众人：“这花轎够沉的吧？”

一个被机器压得脖子伸得老长的小伙子佻皮回答說：“周書

記，要是還有比這更沉的姑娘往山里嫁，我們把山劈掉也要來娶她！”

眾笑。

周書記說：“將來有的是，只怕你們要不了。”

抬機器的人又一唱眾和起來！

“將來有哇，

往前瞅哇！

這裡有哇！

先抬走哇！”

周書記笑望着他們的背影。

## 七

梁副書記和眾社長走在山道上，他還在念叨着鍋駝機的事：

“反正是你們平川的幾個社抬走了，那重傢伙，山里想抬也抬不進去。……”他一眼望見周書記和小李推着自行車，從山道拐彎的地方轉了出來。

梁副書記喊着：“老周，你又不睡覺就跑出來……”

周書記笑而不答。他們走近，梁副書記這時就說：

“你還怪不怪，不知誰把鍋駝機抬跑啦！”

“噯，我剛瞧見十八社的人把它抬進山里去了。他們說你點了頭了！”

“我點了頭啦？——我昏了頭了吧！昨天，這個社，那個社都圍着我，你也要，我也要。我說，行，行！……”說着他直點頭，

“將來給你們一部……可我沒說就給這一部！十八社抬了就走，這不是鑽我的空子嗎？……太不象話，叫他們抬回來，抬回來，這部早給了老何他們了……”

大家面面相覷，對這件事感到有些好笑，又有所譴責，也有所同情，正不知如何說才好，鄭鉄姪却站起來，義憤地說：

“我去喊他們回來！”

何壮志倒拦住了她，說道：“梁副書記，可能是誤會，十八社既拿去了，他們也有困難，路又難抬，就讓他們用吧。”說着他又望了望周書記。

周書記贊許地望着他，鄭鉄姪也注視着他，目光里閃着無限的敬佩。

梁副書記：“你願意就行，第二部來了給你們。”

喬社長又不願意了：“得，這第二部又不是我的了！早知道你不需要，我抬了就走！”

鄭鉄姪听了不滿：“這不是他不需要！”她熱情而欽佩地望着何壮志：“怪不得你們社什么都走在前頭，就憑你們這種思想，我們就跟不上。”

喬社長：“好，你就跟上他的思想，我還得跟上機器，梁縣長，等第三部鍋駝機來了，總該歸我們二社了吧！”他想就此獲得諾言。

別的社長打斷他：

“那也輪不上你們，我們社……”

“你們二社富，勞動力又多，該先給我們。”

“你們也不窮。周書記，我們十三社……”

周書記一擺手，說：“好，好，每個社都有，現在我就發給你們每社一部——一千馬力的抽水機。”

喧嘩聲突然停止了，大家驚愕地看着周書記，梁副書記不解地蒙着眼。

過了一陣，突然有人問：“那大的機器，怎麼抬進山里去？”

“大家抬，動員全縣人來抬。”周書記笑着說。

大家還未理解，更感困惑。

“這機器就在山上。”周書記手指着青龍山巔。

眾人仰望，瀑布高懸。

周書記講他的計劃：“沿着青龍山的山梁開條大渠，把瀑布引到平原上去。這股水不比幾十部一千匹馬力的抽水機還灌溉得

多？”

大家相顧，有的面呈喜色，有的惊奇。郑鉄妞高兴地直吐舌头。何壮志陷于沉思中，梁副書記顧慮重重地看着周書記。

周書記向技術員說：“小李，你画給大家看看。”

小李蹲在地下画着，講着。众社长围了一圈。

梁副書記在一边和周書記說：“老周，方才何壮志提出把瀑布引到他們社……”

周書記：“前天他和我談过了，那样只对他們一个社有利。现在是对几十个社……”

梁副書記沒等他說完，就顧慮重重地說：

“老周哇，能行嗎？咱們提出亩产千斤，积肥呀，翻地呀，劳动力就很不夠用了，再修那大的工程，劳动力从哪来呀？前年山陡河不的一个水庫，动員了两个区的人，花了九万元，整整一年……”

周書記：“那时候我們光知道向上級伸手，用錢請民工，沒有发动群众……”

說到这里，只听见那一边郑鉄妞嚷起来：“說干就干！……”社长們在紛紛議論。鉄妞說：

“只要把劳力組織好，抽一半开渠沒有問題。”

“說的輕巧，吃根灯草，現在劳力都是一个蘿卜一个坑，从哪抽？”乔社长說。

几个人一齐說：“現在群众生产劲头大，修水渠对大家又有利，抽是抽得出来。”

这边。

“老周，咱們需要稳重点，万一鬧到后来，鷄飞蛋打，千斤沒有保住，水利沒修成。”梁副書記說。

“咱們开个县委会好好研究一下。不过，老梁，水利修不好千斤也难保，水利修好了，我看两千斤都有希望！”周書記說。

“能行嗎？老周。”

周書記笑了笑，他看見那邊正在議論何壯志的事。

“老何就不一定贊成，按周書記這計劃，水灌不上他的田，渠還得占他的山。”

大家看着何壯志，何壯志低頭深思不語。

周書記走到眾人前面，說：“剛才我只是提出個問題，大家可以研究一下。”轉對梁副書記：“你帶人去參觀吧，我去看看試驗田。”又對何壯志：“老何，你留一下。”

梁副書記招呼眾人，眾人隨他走了。

周書記把何壯志扶到一邊。

“老何，你有啥意見？”

“水我們社一點用不上。”

“可是灌溉了其他幾十個社。”

“這道理我明白，可是群眾不一定這樣想。他們會說：山是我們的山，水是我們的水，我們出了人，毀了地，修成了水渠，我們還用不上水。”

“你說是群眾思想不通嗎？”

何壯志遲疑未答。

“怕是你思想不通吧！”

“我？”何壯志猛地被問住了，但他迅速而爽朗地說：“我通！”

“真通？”

“真通！我是個共產黨員，‘鬧共產’，有什麼不通的。”

## 八

十八架水車飛速地轉動着，梁副書記帶着眾人，看着水被水車引上山去。

“我就不通！”張小虎一面蹬着水車，一面激動地對站在一旁的何壯志喊叫：“哪有那好的事！做夢娶媳婦，他們美的，要修咱按咱的計劃修，咱也不沾他們光，他們也別沾我們光！”



梁副書記的眼光被张小虎的喊叫声吸引过来。

何壮志：“你說的是什麼話，光顧自己……”

张小虎搶白說：“社長！咱三社還給人家競賽不？咱三社給人寫的挑战書不是白吹啦？你是咱社社長還是旁社的社長……”

何壮志：“咱社！咱社！你是咱三社的共產黨員，還是中國共產黨員！——”

张小虎扭着脖子楞了好半天，跳下水車，就向大路跑去。

何壮志：“你上哪？”

张小虎頭也不回跑遠了。他在山嶺上飛跑。

## 九

周書記和小李推着車子來到山腳下一個小村莊邊，他們在塊麥田前停下了。

靠村邊的一個瓦屋裡，田老頭子扛着鋤頭走出來，他年近七十，細瘦的個兒，精神倒還健旺，他一出屋，看見了周書記，忙走過來。

“哎，田大爺，咱們試驗田上插的那塊牌子哪？”周書記問。

田老頭子看技術員在一旁，沒有說話。

“就是有挑戰的，也不該拔咱們的牌子。”周書記笑着說。

田老頭沒吭氣，又瞟了技術員一眼，把周書記拉到屋裡，好象還覺得不保險似的，又把周書記讓到里間，他把周書記請到床上坐好後，壓低了嗓子，象是說一件極端秘密的事情：“老周啊？地裡的事，可比不得你們當年打游擊，可以講究靈活，這糧食的收成是定了的。吹大氣，垮了台丟人敗姓……”

“你不願在牌子上寫名字，是怕將來丟人……”

“啊呀！老周，你可不曉得，你這牌子一插出去，惹了多少麻煩。單我們村，就有好些人也插上了牌子，要和你比。老周，我跌倒了，拍拍屁股又站起來了；你老周，是書記……”田老頭說着從床下拖出試驗田的牌子：“咱們豁着勁干就是了。麥收時打夠數